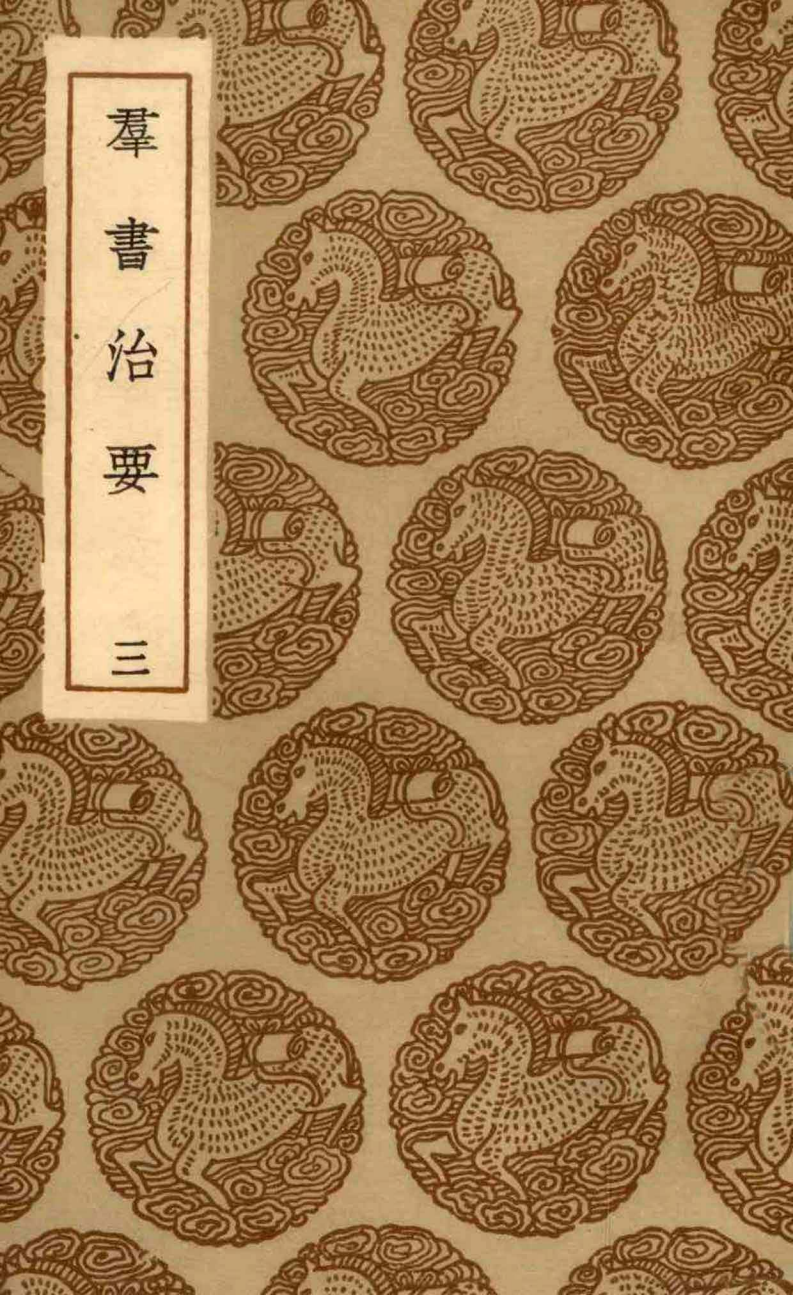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
三





要 治 書 羣

(三)

撰 等 徵 魏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

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東

至于海。西至于空桐。

山名也。在隴右。

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獫狁也。

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

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勩心力。耳目

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脩德撫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

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

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

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

本草之書成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能

壽。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

薄作至。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鑿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風蟠三千里也。動靜之物。大小

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與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爲號。上古實故也。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

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

正。尊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勛。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

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與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

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

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

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魘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

無子道
二字補

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於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爲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

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

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

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伊尹之子也。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謂。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

猛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爲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

姬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

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

慢於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

迺重辟刑。有炮烙之法。青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姬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鄆縣有九侯城。鄂侯爲三公。九侯

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

西伯姜里。河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赦西伯。用費中爲政。費中

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強諫。紂

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迺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

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姬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

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

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

之君也。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

舊脫古公
卒至季歷
卒九字
補之。

舊無財求
而利其五
字補之

舊無有不
祀則修言
六字及
注言號令
也四字
補之

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
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入曰振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
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卽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公魯之國
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
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
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衛夷蠻要服
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侯服者祀供月祀賓服者享供時享要服者貢供歲貢荒服者王詩云
敢不來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修言
言號令也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序成而
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
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勸民於
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

有作若。

舊無出猶
至是乎十
四字補之

王之訓而幾頓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卽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賂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卽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並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繪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

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竊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君臣有閒。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

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

南臨渭。自雍門。

在高陵縣。

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

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

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

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

禁民聚語。畏其謗也。

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

鯨爲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偪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

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

掌宮殿門戶

任用事。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

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遵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強。

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

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

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

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

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

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

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

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

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

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

• 舊無無功
• 亦誅四字
• 補之字

等自關以東大氐盡叛。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

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

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極拊拊一作拍也。

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爲金人

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

斷華山爲城也。

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何猶問也。

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殊俗。陳涉騭牖繩樞之子。

以繩繫戶樞。瓦礫爲窗也。

眈隸之人。

眈民也。

才能不及中人。

出作而。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倔起什佰之中。

首出十長佰長中也。

率疲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

以鉏柄及棘矜也。緩。椎塊椎也。

非鏐於長鎡矛戟。

長刃矛也。

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絜束之比。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

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

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也。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齊無世家
二字加
齊無齊字
補之

世家

齊無桓公
卒三字
補之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緦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傳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僉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牀上六十七日。屍蟲出于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